書傳 一

堯典
舜典

言自
其

書傳大全凡例

一經文之下大書集傳而以諸說分註於其後者主蔡說也不拘諸儒說時先後者以釋經為序也以朱子冠諸儒之首者集傳本朱子之意也

一朱子於書諄諄以闕疑為言今采用諸說一以集傳為準遇可疑處諸說理有通者亦姑存之

一朱子之說或有與蔡傳不合及前後說自相同異處亦不敢遺庶可備參攷其甚異

者則畧之至於諸家之說或節取其要語其有文勢辭旨未融貫處則頗加隱括云

一集傳舊為六卷今釆輯諸說卷帙增益復釐為十卷

奉
勅編輯諸臣職名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　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　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　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周　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　全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　誌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李　貞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黄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黄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府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書傳大全目錄

卷首
引用先儒姓氏
書傳圖
書集傳序
卷第一
虞書
堯典　舜典
卷第二
虞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卷第三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第四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第五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第六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卷第七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第八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卷第九

周書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第十

周書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傳大全卷首

引用先儒姓氏

漢

孔氏安國子國　劉氏向子政

孔氏先子夏　劉氏歆子駿

揚氏雄子雲　馬氏融季長

鄭氏玄康成

魏

高堂氏隆升平　王氏肅子邕

王氏弼輔嗣

唐

孔氏 穎達 仲達

柳氏 宗元 子厚 河東

李氏 白 太白 青蓮

宋

胡氏 旦 周父 渤海

張氏 景 晦叔

歐陽氏 脩 永叔 廬陵

蘇氏 洵 明允 老泉

周子 敦頤 茂叔 濂溪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王氏 安石 介甫 臨川

司馬氏 光 君實 涑水

范氏 純仁 堯夫

范氏 祖禹 淳夫 華陽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蘇氏 轍 子由 潁濱

顧氏 臨 子敦
孫氏 覺 莘老

彭氏 汝礪 器資
呂氏 大臨 與叔 藍田

陸氏 佃 農師 山陰
劉氏 安世 器之 元城

沈氏 括 存中
張氏 庭堅 才叔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尹氏 焞 彥明 和靖

葉氏 夢得 少蘊
蔡氏 卞 元度

胡氏 伸 彥時
馬氏 永卿 大年

朱氏 震 子發 漢上
薛氏 肇明

上官氏 公裕
張氏 綱 彥正

吳氏 棫 才老 新安
張氏 沂
高氏 閌 抑崇
陳氏 鵬飛 少南
李氏 樗 若林 迂齋
林氏 之奇 少穎 三山
胡氏 宏 仁仲 五峯
張氏 行成 文饒 觀物
張氏 九成 子韶 橫浦
鄭氏 伯熊 景望 永嘉
鄭氏 東卿 少梅 合沙
王氏 十朋 龜齡 梅溪
夏氏 僎 元肅 柯山
楊氏 萬里 庭秀 誠齋
馮氏 當可 時行 縉雲
朱子 熹 元晦 考亭
張氏 栻 敬夫 南軒
陳氏 傅良 君舉 止齋
呂氏 祖謙 伯恭 東萊
王氏 炎 晦叔 雙溪

陸氏 九淵 子靜 象山　李氏 舜臣 子思 隆山
蔡氏 元定 季通 西山　黄氏 榦 直卿 勉齋
陳氏 埴 器之 潛室　蔡氏 沉 仲默 九峯
鄒氏 補之 公衮　王氏 日休 虛中 龍舒
董氏 琮 王振 復齋　陳氏 經 正甫 三山
滕氏 鉛 和叔 新安　真氏 德秀 景元 西山
魏氏 了翁 華父 鶴山　董氏 夢程 萬里 介軒
沈氏 貴瑤 誠叔 毅齋　潘氏 衡
陳氏 大猷 東齋 東滙　唐氏 聖任
張氏 震 真父　史氏 仲午 正父

史氏 漸 鴻漸

劉氏 貞 子有 橫舟

成氏 申之 眉山

李氏 杞 子材 讌齋

方氏 回 萬里 虛谷

程氏 若庸 達原 徽菴

馬氏 廷鸞 翔仲 碧梧

許氏 月卿 太空 山屋

朱氏 方大

李氏 謹思 明通 養吾

鄒氏 近仁 魯卿 歸軒

金氏 履祥 吉父 仁山

熊氏 禾 去非 勿軒

宋氏 遠孫

李氏

陳氏

張氏 文蔚

袁氏 默 思正

俟氏 甫

葛氏 興仁

馬氏　吳氏子巖

蕭氏滋　任氏淵

施氏　曾氏

李氏文魯　周氏希聖

陳氏卿　王氏雩

鄭氏元並　吳氏亨壽

陳氏曾　馬氏以上二十一人世次未詳

元

吳氏澄草廬幼清　齊氏夢龍節初覺翁

董氏鼎季亨　胡氏一桂雙湖庭芳

陳氏 櫟 壽翁 定宇　鄒氏 季友 晉昭 番昜

王氏 希朝 愈明 葵初　余氏 芑舒 德新 息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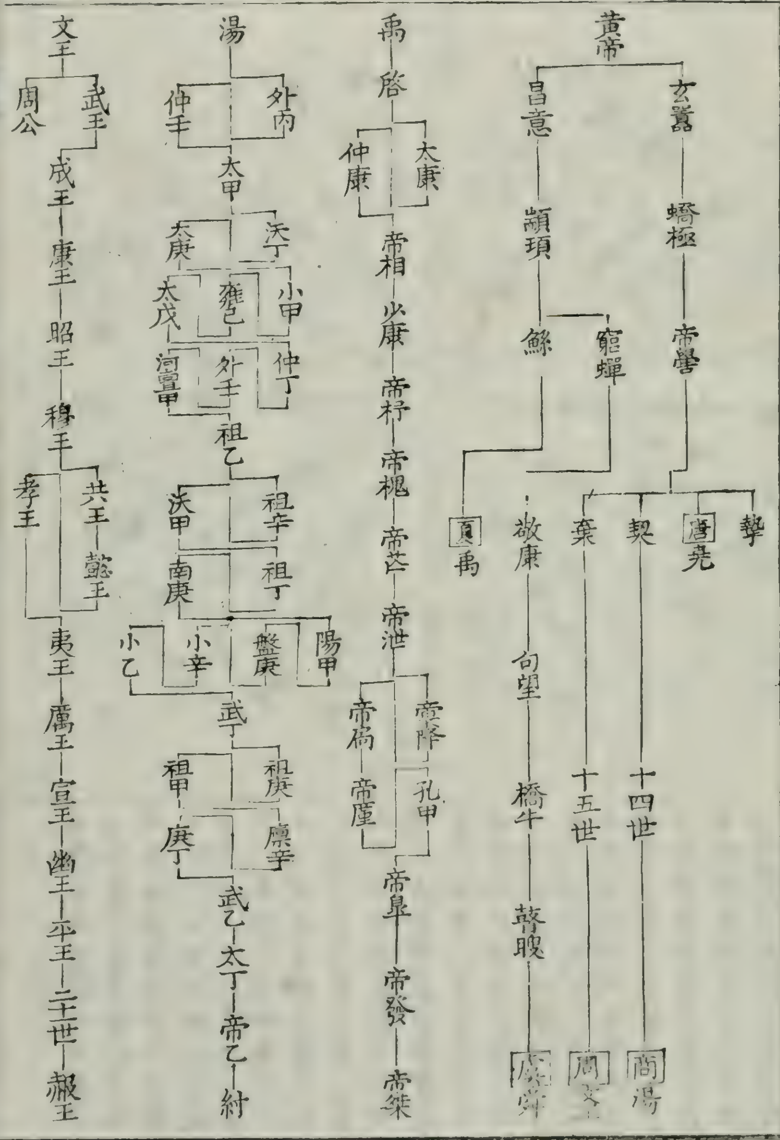
許氏 謙 益之 白雲　陳氏 師凱 新安

王氏 充耘 耕野　金氏 燧 番昜

明

陳氏 雅言　彭氏 勗 祖期

唐虞夏商周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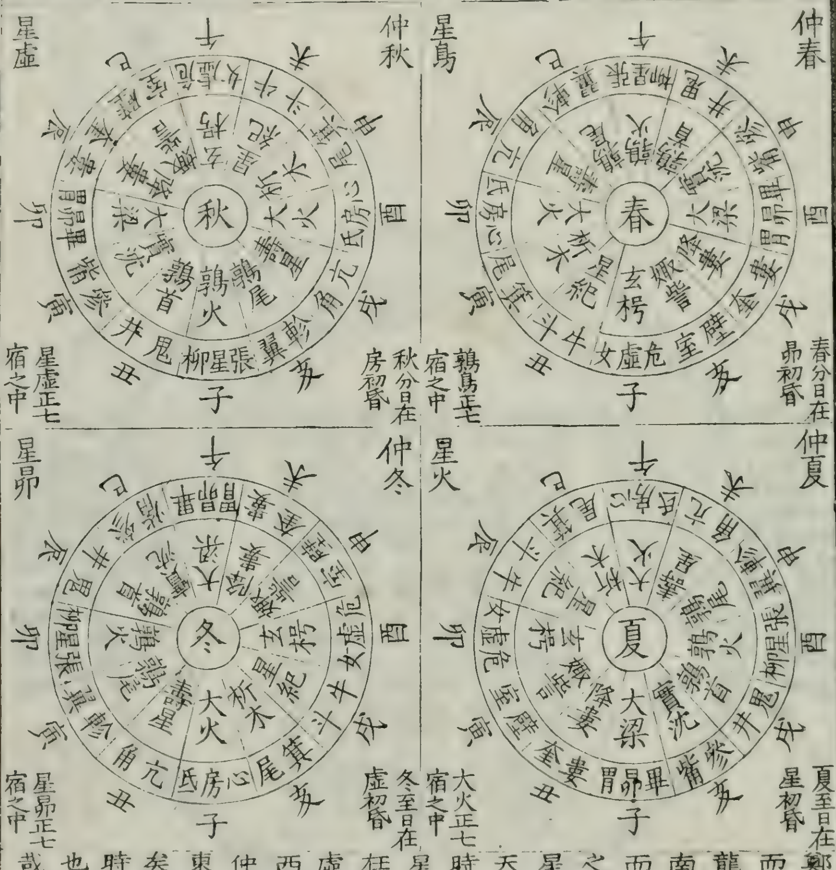


黃帝
昌意
玄囂
顓頊
蟜極
鯀
窮蟬
帝嚳
夏禹
敬康
棄
契
唐堯
摯
句望
十五世
十四世
橋牛
瞽瞍
虞舜
周文王
商湯
禹
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不降
帝扃
帝廑
孔甲
帝皐
帝發
帝桀
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河亶甲
外壬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文王
武王
周公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孝王
懿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二十世
赧王

曆象授時圖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者四方之中星也角亢氐房心尾箕凡七十五度斗牛女虛危室壁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婁胃昴畢觜參凡八十度井鬼柳星張翼軫凡百一十二度共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則日月所會也正月會亥辰爲娵訾二月會戌辰爲降婁三月會酉辰爲大梁四月會申辰爲實沈五月會未辰爲鶉首六月會午辰爲鶉火七月會巳辰爲鶉尾八月會辰辰爲壽星九月會卯辰爲大火十月會寅辰爲析木十一月會丑辰爲星紀十二月會子辰爲玄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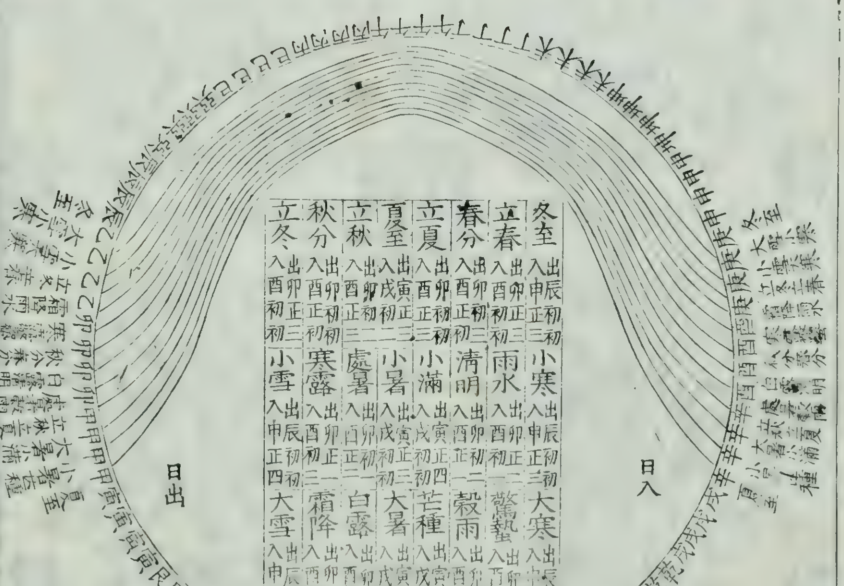
四仲中星圖



鄭氏云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與乎呂合之星與月本也然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

日永日短圖

晝夜百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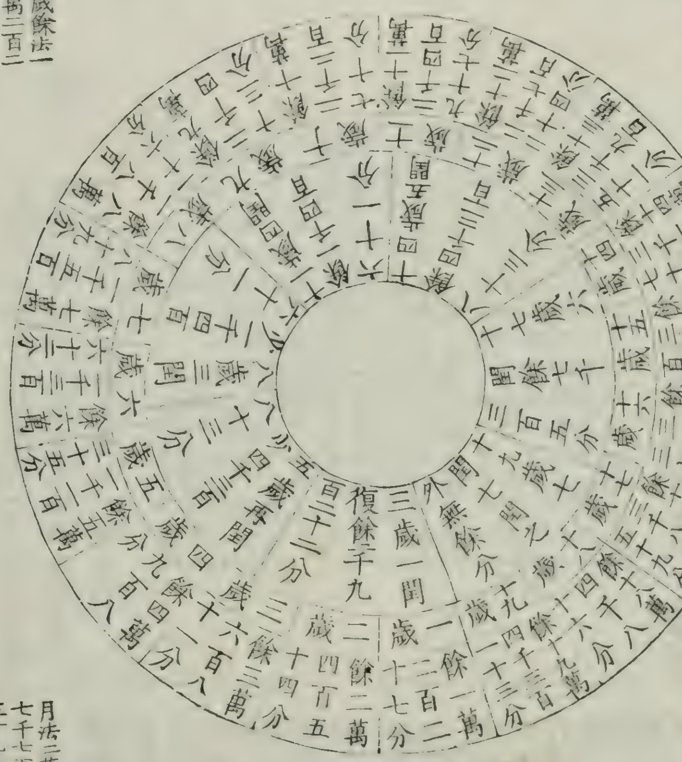


夏至晝六十刻爲日永後漸損至秋分晝五十刻爲晝夜停又漸損至冬至晝四十刻爲日短後漸增至春分晝五十刻亦爲晝夜停後漸增復至夏至也

閏月定時成歲圖

歲法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

歲餘法一萬二百二十七分



日法九百四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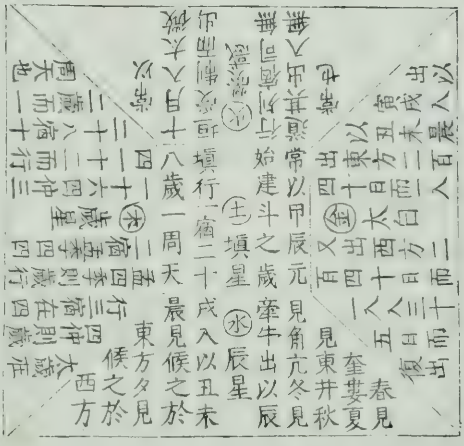
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

按律曆諸書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爲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爲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中無餘分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乎詳見蔡傳

七政之圖

(月)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有奇行一周天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共行有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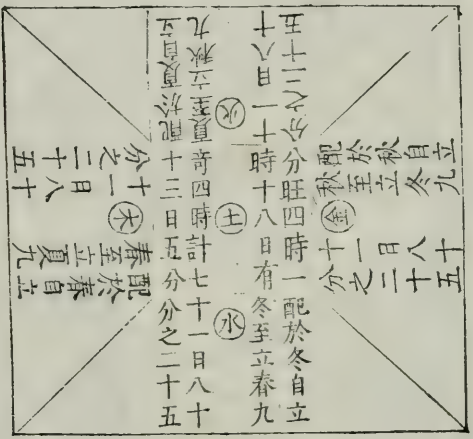


(日)

日行一度循二十八舍歲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一周天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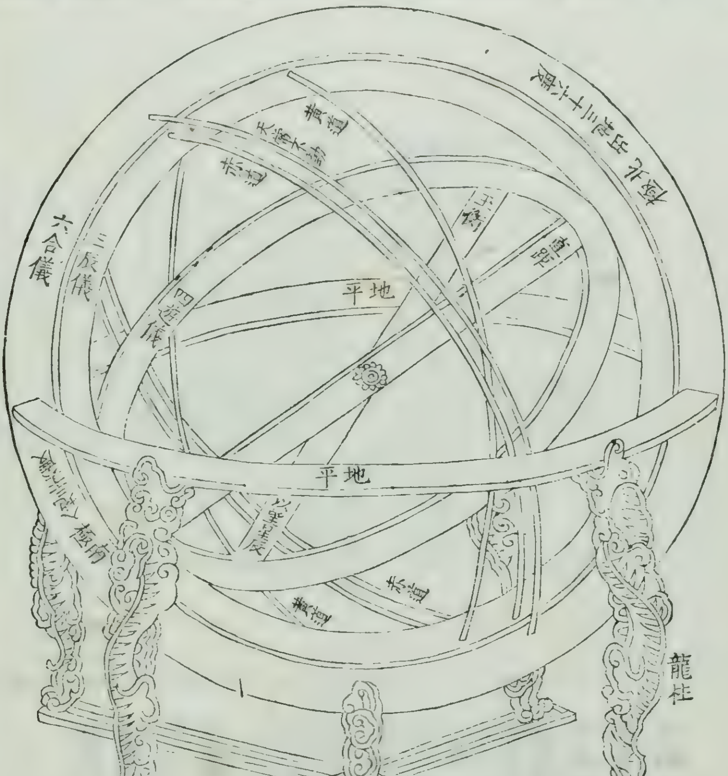
漢天文志曰木仁也火禮也土信也金義也水智也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爲贏與日分南北之次爲縮出早爲月食出晚爲天妖主兵象也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爲贏退舍爲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妖水星出早爲日食出晚爲彗四時不出則天下大饑出於房間主地動也火行一舍二舍爲不祥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填星失次而上一舍三舍則爲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緯之變共詳見於漢晉志

五辰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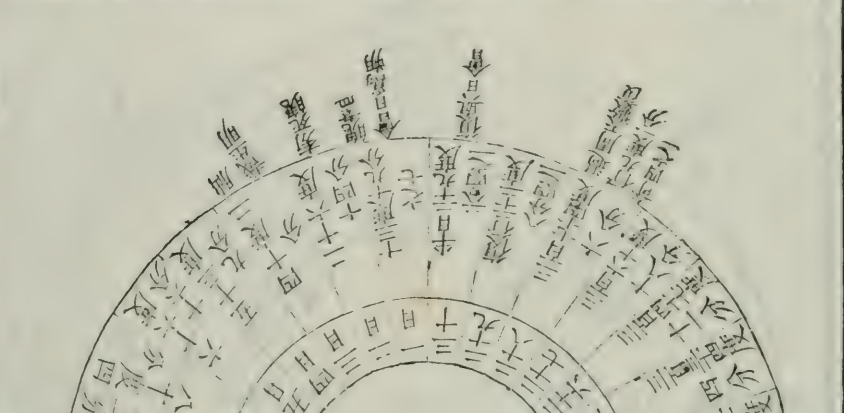
孔氏曰五行之時即四時也言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蓋四時者氣也五行者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一日八十分之二十五爲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則分王於四時每季一十八日有奇胡氏周父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司空相阪隰以撫土辰秋爲徒杠春達溝渠以撫水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恵順木辰也餘倣此

璿璣玉衡圖



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黃赤二道單環徑七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銅板二長各如四遊環內徑闊一寸六分厚八分玉衡長如直距方一寸六分兩端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間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鰲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準上其臺爲十字或爲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以激機輪

明魄朔望圖



武成
哉死魄
哉生明
旣生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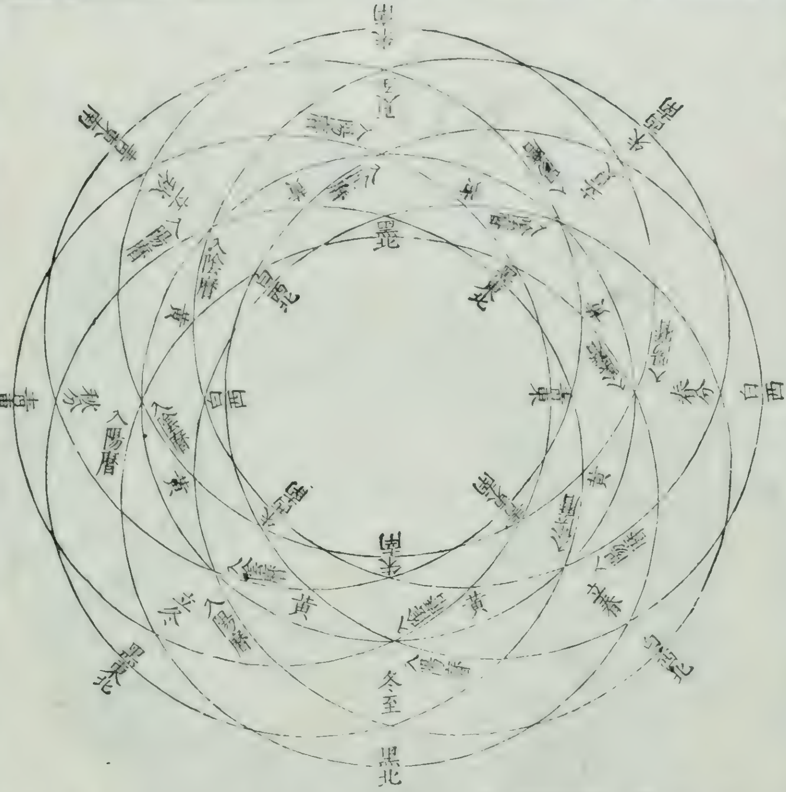
康誥
哉生魄

召誥
旣望
丙午朏

顧命
哉生魄

畢命
庚午朏

日月冬夏九道圖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洪範本傳今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曆外爲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五聲八音圖

五聲起於黃鍾黃鍾爲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去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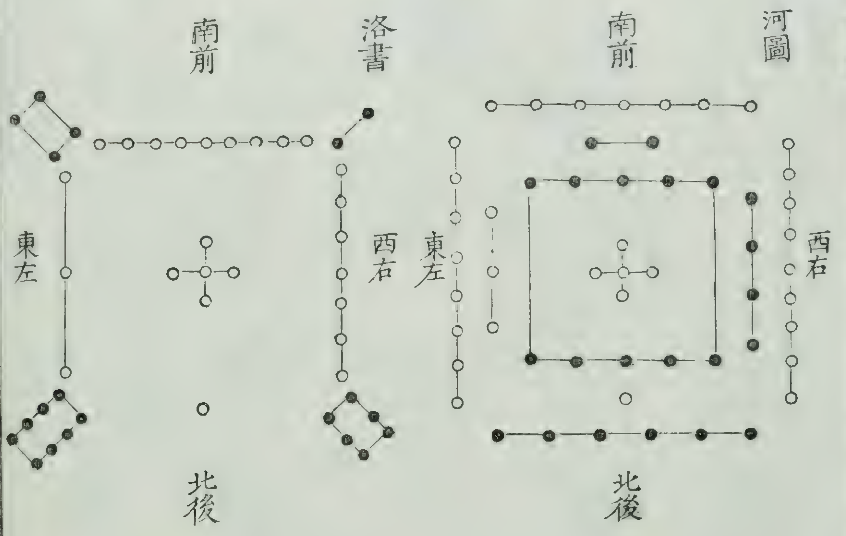
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聲濁者大聲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

六律六呂圖

十二律因十二辰而生其長短有度多寡有數輕重有權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仲呂黃鍾大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

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以生陽蓋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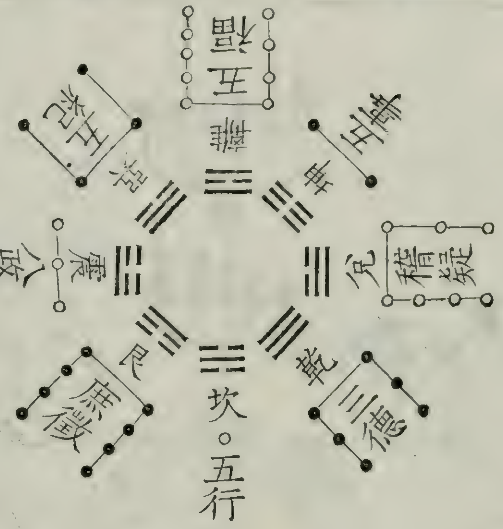
河圖、洛書圖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義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星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九疇本洛書數圖

一合九而爲十二合八而爲十三合七而爲十四合六而爲十此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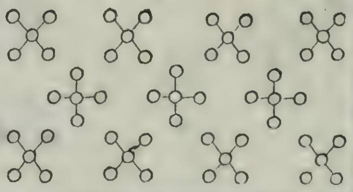
書以虛數相合而爲四十者也若九疇則以實數相合而爲五十矣

九疇相乘得數圖

五行五事相乘爲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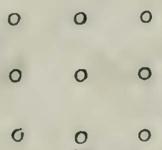
庶徵不與五相乘故不言五

五福五紀相乘爲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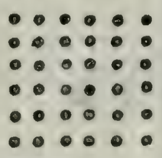


右五疇相乘象天圓而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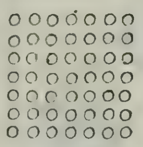
三德相乘爲九



六極自相乘爲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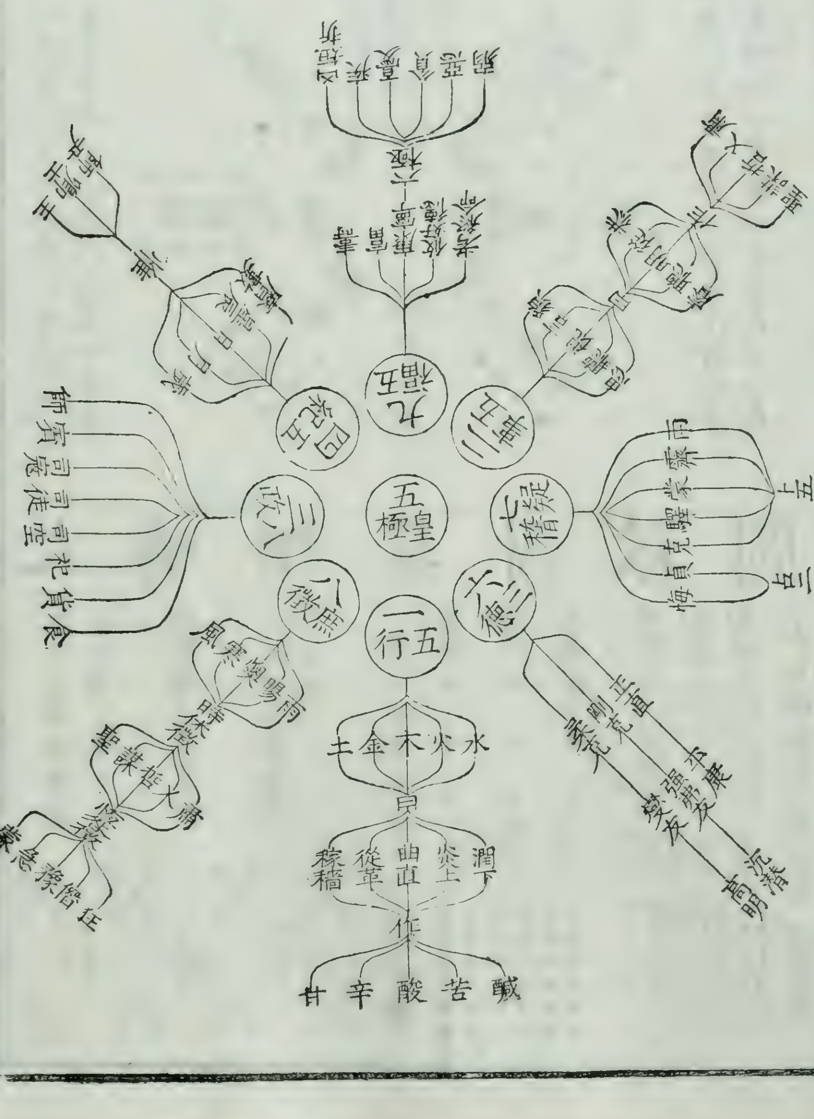
稽疑七相乘爲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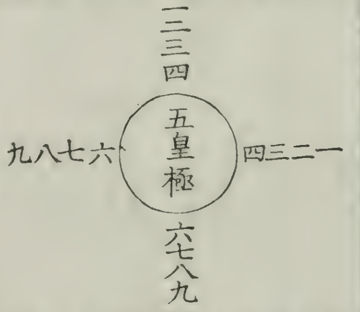
八政相乘爲六十四

右四疇相乘象地方而無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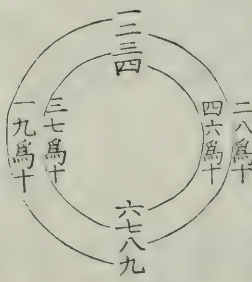
洪範九疇圖


五皇極
一五行
二五事
三八政
四五紀
六三德
七稽疑
八庶徵
九五福
六極
水 火 木 金 土
曰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作
鹹 苦 酸 辛 甘
食 貨 祀 司空 司徒 司寇 賓 師
正直 剛克 柔克
休徵
咎徵

皇極居次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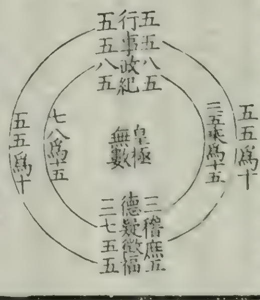


九疇虛五用十圖



皇極虛五無數也九疇外有六極用十也

九疇合八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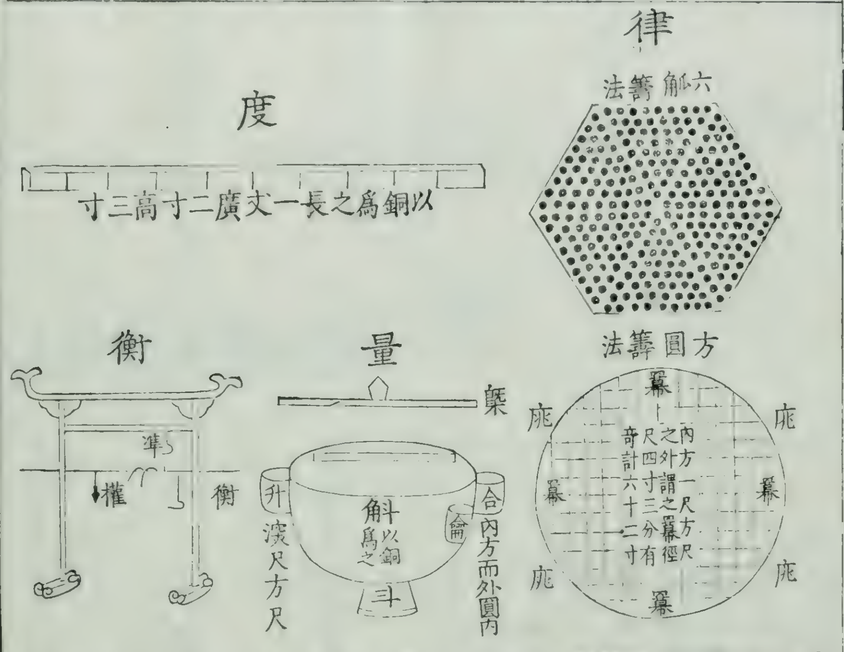


合爲十者二合爲十五者亦二總而爲大衍之數五十

大衍洪範本數圖

大衍之數五十者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四與六爲十五與五爲十共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行其數五二用五事其數五三用八政其數八四用五紀其數五五用皇極其數一六用三德其數三七用稽疑其數七八用庶徵其數五九用五福六極其數共十有一積籌至五十也不曰一而曰極大衍所虛之太極也

律度量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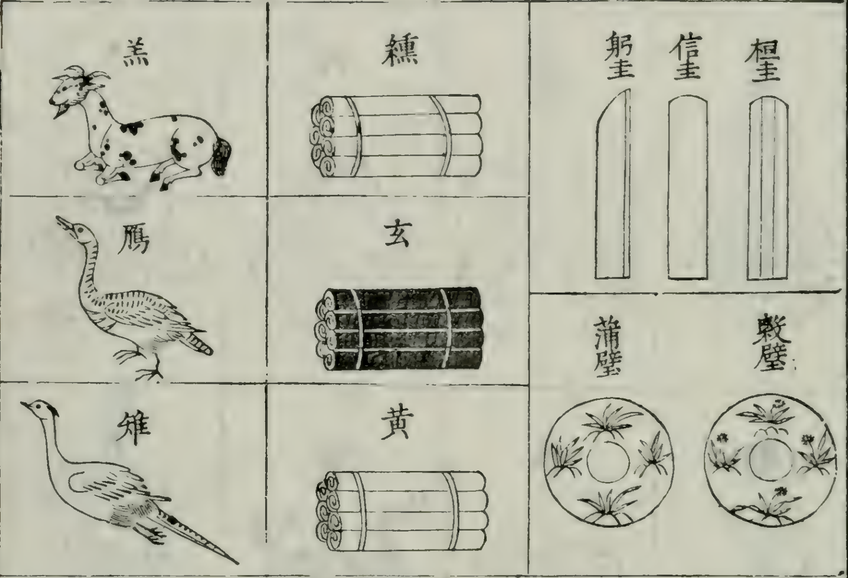


漢志云虞之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籌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籌法之用也以之度圓取方則積一分而爲一寸積一寸而爲一尺方其尺而計之有百寸方尺之外謂之冪而不足於四角之庣也是以制爲之度則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是爲三平之法也

度始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起於黃鍾之龠其容秬黍中者千二百實龠中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斛之爲制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附于右合之下

衡起於黃鍾之重一龠之黍重十二銖積二十四銖而爲一兩十六兩爲斤而有三百八十四銖三十斤而爲鈞一月之數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所以當萬物之數四鈞爲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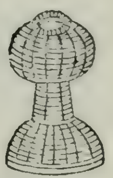
諸侯玉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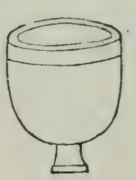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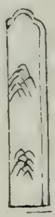
按禮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各七寸子穀璧男蒲璧各五寸後鄭云雙植之謂桓陳祥道謂強立不撓以安上爲任也信伸也註作身與躬同皆象人形有瑑飾陸佃云信圭直躬圭屈取詘直之義爲人形誤矣穀有養人之義蒲有安人之義子男之璧象之雜記云公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下方璧註云肉倍於好其形圜其中虛言其質曰玉言其符合曰瑞言其象而爲用曰器子男不用圭者言未成國也三帛孔安國謂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陳祥道云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贄見於方岳之下則附庸之亦有贄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古者制幣其長丈八尺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其色不同羔取其羣而不黨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不犯卿大夫士實似之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此大小所以興等云

十二章服圖

禮器諸圖


籩


周彝


介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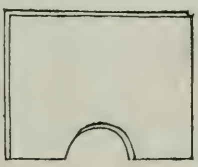
璋

琬

琰

豆

卣


瑁

圭瓚有盤

籩三禮圖云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如豆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膴鮑糗餌之屬

豆三禮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又鄭註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盛昌本脾析豚拍之齊醓醢兎鴈之醢非菁芹筍之菹麋臡之屬鄭註鄉射記云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故也

彝書序曰班宗彝疏謂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

卣中尊尊有三品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三禮圖卣謂獻素何切象之屬受五斗今案獻象二尊皆有畫飾惟此尊未詳何飾但圖其形耳

介圭傳曰大圭也孔氏云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者故知是彼鎮圭非三尺大圭

璋禮書云半圭曰璋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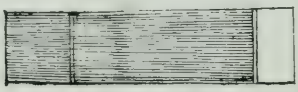
琬琰周禮典瑞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琰皆九寸鄭玄云大琬大琰皆長尺二寸

圭瓚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氏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盤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詩箋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凡圭博三寸典瑞註云漢禮瓚下有盤出崇義云宜用黃金青金爲外朱中央宜深一寸足徑八寸高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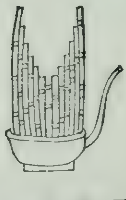
樂器諸圖上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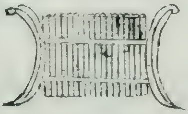
瑟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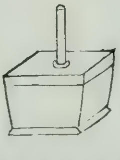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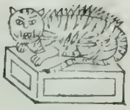


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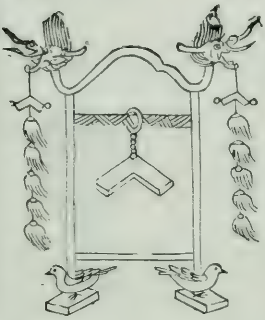
柷



敔



球



琴瑟皆絲屬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有六日五絃象五行後加文武二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

笙以管列匏中施簧於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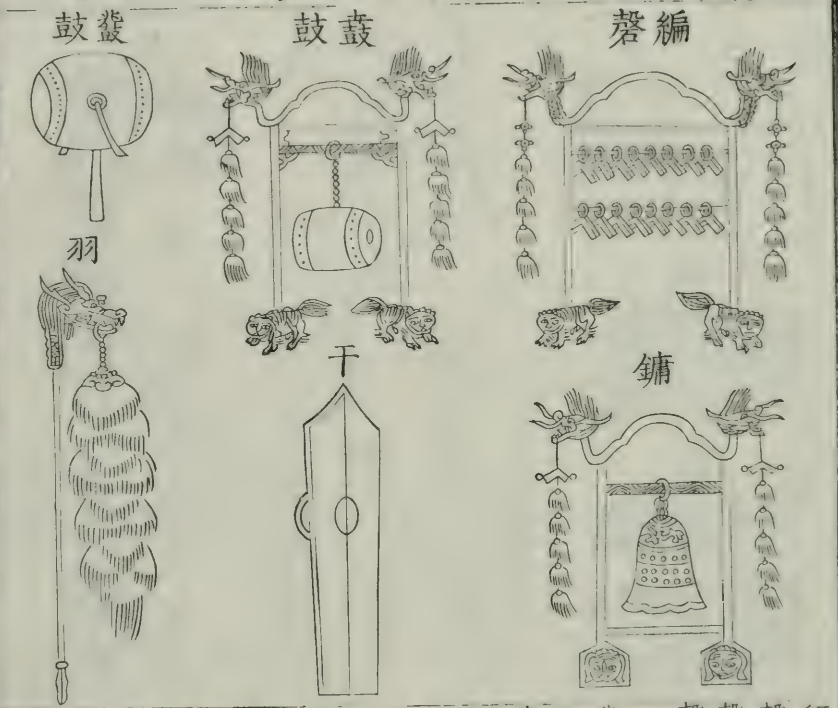
簫編小竹爲之參差象鳳翼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

管六孔如箎併兩而吹之長一尺圍一寸

柷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起樂者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所以止樂者也

球玉磬也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樂器諸圖下



經曰於予擊石拊石傳曰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大磬即球也小磬即編磬也小胥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註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廣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簴者下橫者也簴上板曰業簴之上有崇牙業之上樹羽制度曰爲龍頭及領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植者爲虡詳見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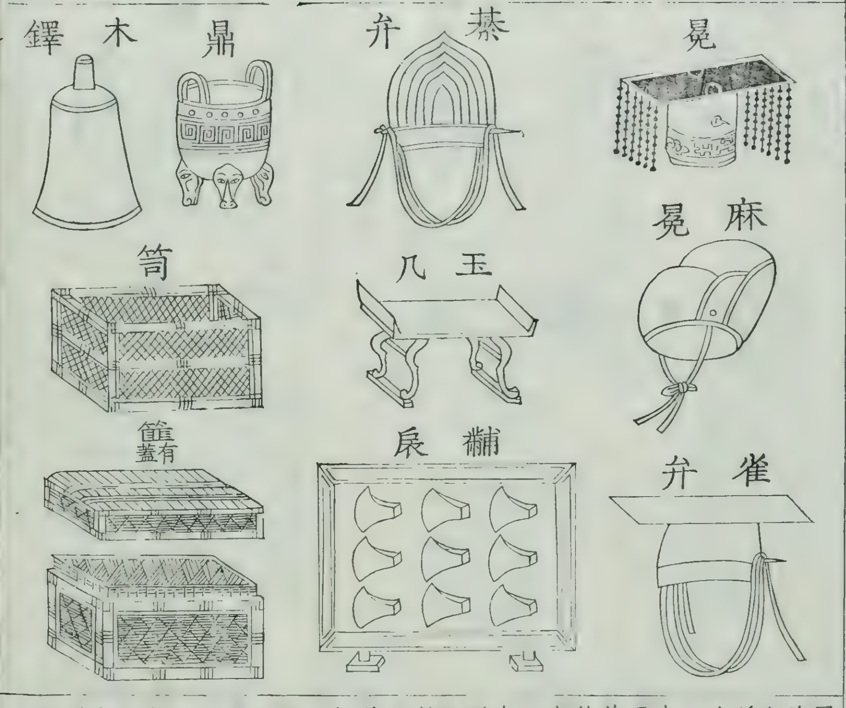
鏞大鍾也考工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

鼖鼓按三禮圖云鼖鼓兩面鼓鼓人職曰鼖鼓鼓軍事註云大鼓曰鼖鼓長八尺韗人云鼓四尺謂鼓面也

鼗鼓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兩耳自擊所以節樂者也

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修闊文教周禮兵舞即朱干也周人用舞而祭山川三禮圖曰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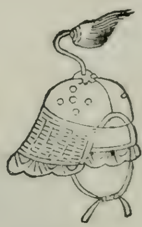
服飾器用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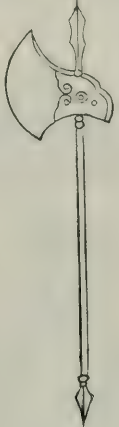
冕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
旒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於冕禮
有六冕裘冕無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
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麻冕按三禮圖以漆布爲殻緇縱其上前廣四寸高
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
雀弁廣孔氏以爲弁也鄭云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
黑如爵頭然用三十升布爲之亦長尺六寸廣八寸
前圓後方無旒而前後平
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
皮爲之
玉几阮氏圖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兩端赤中
央黑漆馬融以爲長三尺按司几筵掌五几左右玉
雕彤漆素詳五几之名是無兩端赤中央黑漆矣蓋
取彤漆類而髹之也
黼扆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
設黼依鄭註依謂之黼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爲質依
其制如屛風賈疏云諸文多作斧字若據采色而言
即繢人職白與黑謂之黼若據繡於物上即爲金斧
之文近刃白近銎而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
屛風之名出於漢世故引爲況舊圖云從廣八尺畫
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鼎古之鼎不一按禮圖有曰牛曰羊曰豕然雉雛之
日未審在何鼎也惟牛鼎最大可受一斛今姑繪之
以見其狀云
木鐸周禮小宰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
徇以木鐸註木鐸木舌也賈疏云鐸皆以金爲之以
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
笥說文飯及衣之器曲禮註云圓曰簞方曰笥
篚按三禮舊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
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笭

兵器諸圖

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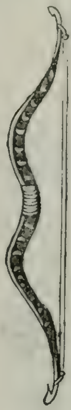


鉞



旄

弓



干

戈

矛

矢

胄說文曰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

干楯也方言曰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

戈廣二寸內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柲六尺有六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胡謂矛之旁出者曲猶牛胡焉援謂直刃也柲謂柄也戈之用主於胡胡過於直則倨但可以刺胡過於曲則句但可以鉤人惟得其中制徃無不利

鉞經曰左杖黃鉞傳云鉞斧也以黃金爲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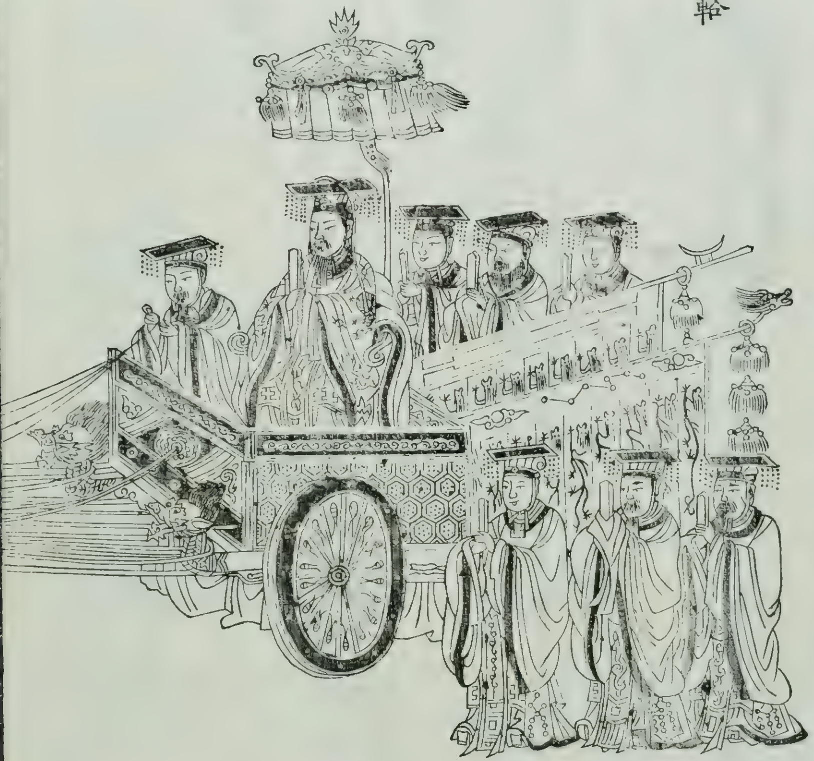
旄經曰右秉白旄以麾傳云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

矛說文曰戈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爲之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

矢藁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羽六寸夾其指以設其羽分其羽以設其刃

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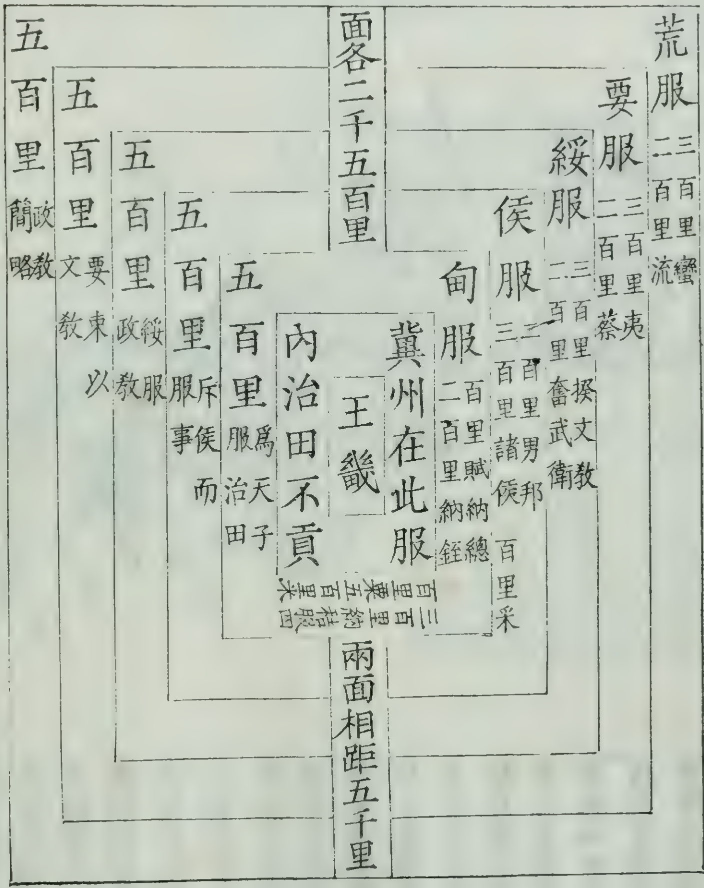
書傳云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天子五輅飾異制同今圖玉輅之制兼太常之旂以備祭祀所乘其他金象革木之輅可類推之矣

太常按巾車王乘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又覲禮註云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斿交畫升龍降龍縿皆正幅用絳帛爲質斿則屬焉又用弧張縿之幅又畫

之圖

杠矢於縿之上故輈人云弧旌杠矢是也凡旌旗之上皆注旄與羽於竿首故夏采註云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其杠長九仞其斿曳地又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據杜鄭二註皆以三辰爲日月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阮氏梁正等圖旂首爲金龍頭按唐志云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則古注旄及羽於竿首之遺制也

堯制五服圖


面各二千五百里
荒服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要服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 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甸服 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冀州在此服
王畿
內治田不貢
五百里 爲天子服治田
五百里 斥侯而服事
五百里 綏服以政教
五百里 要束以文教
五百里 政教簡略
兩面相距五千里

禹弼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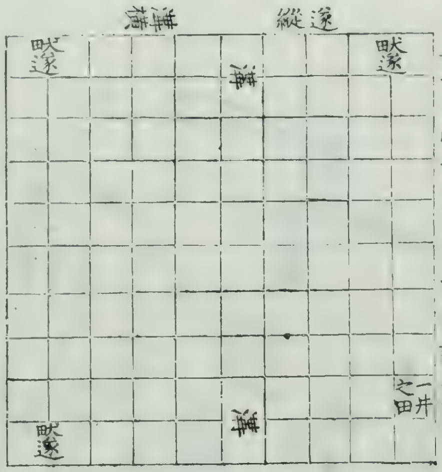
弼荒弼要弼綏弼侯弼甸　王城　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藩

堯制五服各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猶用要服要服之內爲九州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周則分五服爲九以示要服內七千里

濬畎澮距川圖

壹成之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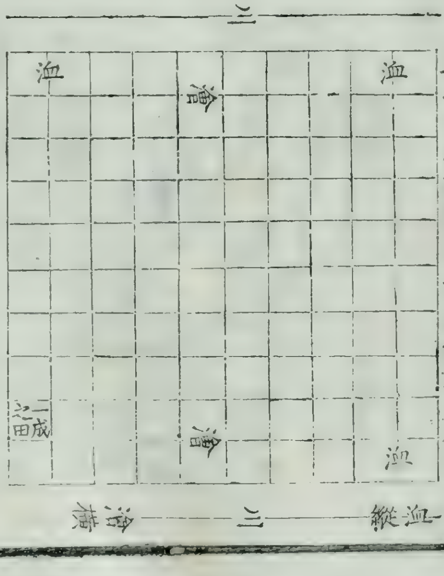
每一目當一井　百井謂之一成



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一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

每一目當百井　百成謂之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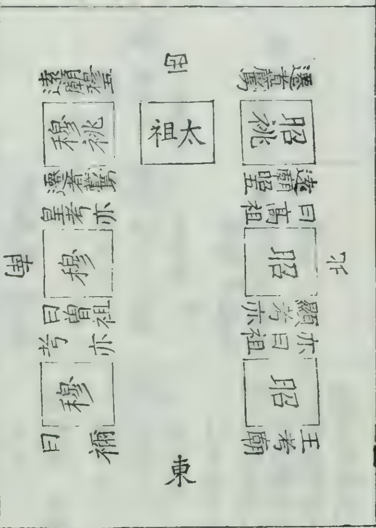
尋深二仞曰澮九澮共八大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九

任土作貢圖

兗 田中下 賦貞 土黑墳 貢漆絲 篚織文	冀 賦上上錯 田中中 土白壤	雍 田上上 賦中下 土黃壤 貢球琳琅玕
青 田上下 賦中上 土白墳 貢鹽絺海物絲枲鈆松怪石 篚檿絲	豫 田中上 賦錯上中 土壤 下土墳壚 貢漆枲絺紵 篚纖纊 錫貢磬錯	梁 田下上 賦下中三錯 土青黎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徐 田上中 賦中中 土赤埴墳 貢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蠙珠魚 篚玄纖縞	揚 田下下 賦下上上錯 土塗泥 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木 篚織貝 包橘柚	荊 田下中 賦上下 土塗泥 貢羽毛齒革金杶幹栝柏礪砥砮丹箘簵楛包匭菁茅納錫大龜 篚玄纁璣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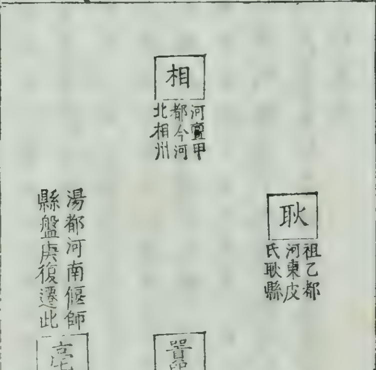
合沙鄭氏曰召公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予觀禹貢九州之貢篚雖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器用爲要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賦其總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倉廩之儲也糇粮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蠶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過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爲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旣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産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荊揚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荊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商七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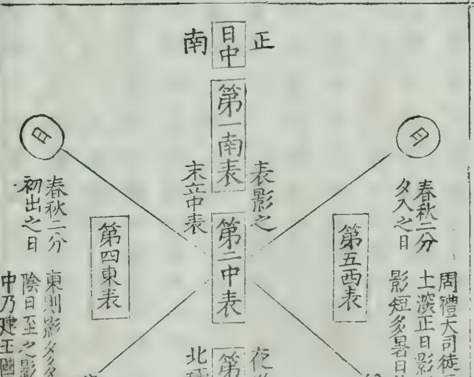


周營洛邑圖

商遷都圖



召誥土中圖



書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

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迺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書傳大全卷首

書傳大全卷之一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陸氏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夏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册在丌上尊
閣之也此篇以簡册載堯之事故名
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
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朱子
曰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
以其號為謚如堯舜禹之類看来堯
舜禹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謂土
之堯然而高也舜只是花名所謂顏
如舜華之舜也無意義禹者獸跡今
說文篆禹字如獸跡之形若死而以
此為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
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
加之號矣看来堯舜禹只是名非號
也○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
用直如此熟○程子曰上古世淳人
朴順事而為治耳至堯始為治道因

事制法著見功跡而可為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呂氏曰二典與他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董氏鼎曰按篇題下每書古今文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之分耳非以字畫言辭論也○臨川吳氏曰此篇蓋舜崩之後虞史紀舜之行事然以舜徽庸攝位皆在堯時故追紀堯之行事以該初終一篇並載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名堯典者統於尊也伏生書此篇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陳振孫曰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来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

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
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
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
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
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
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
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
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
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朱子

日日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堯是初頭出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為首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堯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又日敬字當理會雖堯舜之聖亦只從這下来○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賛詠堯德如此○元城劉氏曰堯典下當為粤若稽古粤若此曰若語之辭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蓋粤若者則所謂越若来三月也稽古者則所

謂惟稽古是也○呂氏曰散而在外則為文
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欽明之潛
蓄也文思表裏之謂○芸閣呂氏曰君子莫
不有是德惟堯為能安○安所謂安而行之捨
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
無間也○西山真氏曰堯之德以欽為首而
其行以恭為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
○王氏充耘曰欽明文思安安是堯之得於
天者異於人允恭克讓是堯之見諸行事者
異於人欽明文思或可能也安安不可能也
恭讓或可能也
允克不可能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
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

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朱子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註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問俊德或以爲已之明德或以爲俊德之士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爲已之明德似無可疑者曰俊德當依大學說○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少頴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
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
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
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盡宗族
圓可見○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
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平章百姓只是
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與謨
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囿弗百姓之類若國語
說百姓則多是說百官族姓○平章百姓只
是畿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
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亂
宎也○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睦者交相親也
○唐氏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
雍者協和之應也○陳氏大猷曰於如詩於
穆之於蓋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變者
氣象不侔矣○西山真氏曰欽明文思者衆
德之目大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
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此帝者
為治之序也先言明俊德謂堯自明其德後
言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

以明其德也大學以明明德為新民之端與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新安陳氏曰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以親九族至時雍者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傳謂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即指此為放勳帝德之用無所不至者即功勳之無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王氏充耘曰此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

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朱子曰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昊天言元氣廣大○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十有二正月會亥辰為娵訾二月戌為降婁三月酉為大梁四月申為實沈五月未為鶉首六月午為鶉火七月巳為鶉尾八月辰為壽星九月卯為大火十月寅為析木十一月丑為星紀十二月

子爲玄枵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見爲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呂氏祖謙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脩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曆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古聖人重曆數如此堯世步占曰欽曰敬最爲詳嚴及夏羲和合爲一其職已略至周爲大史正歲年以序事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則其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新安陳氏曰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羲和自掌四時作曆疑是兩官紛紛之說不足深泥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復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春官正至冬官

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陳氏雅言曰欽授與允釐意相似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

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
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
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
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
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
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
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
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
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
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

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朱子曰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頴解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紀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若如此則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處皆不斂獲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官觀於咨汝

羲曁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頴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王氏曰分命使分陰陽而治之也申命使繼二仲而治之也○孔氏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蘇氏曰嵎夷之類乃四極之地測候日景以定分至而後曆可起必驗之於四極非常宅也○唐孔氏曰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統領之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政○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義曾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為證可補先儒之失○孫氏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虚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

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唐孔氏曰星鳥總舉七宿以象言夏言星火以次言獨指房心虛昴為舉一宿以宿言文不同者互相適也○金氏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故星為星鳥未為鶉首巳為鶉尾是也○張氏曰南方星鳥則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鶉火西之大梁北之玄枵可知西言虛北言昴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皆互推之也○武夷熊氏曰中星者非星指天之中而言人君之位坐北而面南則日月五星之運行皆在北極垣外意亦是適在南北極之間故此而取中而謂之中星也大槩東隅西谷南交朔方是就平地而言東西南北也南方朱鳥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是就周天而言東西南北也○新安陳氏曰諸家解皆以

分命申命四子為作四時曆姑以義仲言使待春分之旦賓出日而識其景然後作春曆不亦晚乎其不通可知矣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為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恐其推步或差而審訂考驗之方為可通蓋乃命之初既按曆法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於法而審訂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重之至也古者常以冬頒來歲之朔雖今亦然豈待分至而後觀日景乎此訂傳所以超出諸解而不可及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

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問平秩南訛敬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朱子曰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非考中星也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伊川曰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

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也○唐孔氏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擧一星與鳥不類○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林氏曰敬致猶周禮冬夏致日左氏日官居卿以底日前天文志云日有黄道一曰光道黄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于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蘇氏曰秋獨曰宅西徐廣云令

天水之西縣也○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唐孔氏曰谷者日所行之道非實有谷而日入也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

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温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

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于此朱子曰朔易亦是時候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

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
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
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
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
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度疾速或過
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
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
出乎我此虛實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
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
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
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
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堯時之昏旦星
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
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
在斗○太史公曆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
四分曆劉歆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
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
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
加去季通亦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唐
孔氏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李巡曰

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王氏曰不言北而言朔如月朔更始之意北方以位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之幽都三時言平秩主農事也至冬農事畢矣歲事且終天氣更始故言平在朔易○孫氏覺曰在者存而有察意朔者終而有始意○呂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化育民始終萬物之意也○新安胡氏曰東萊實本程子經說而略潤色之程子又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脩完室廬牆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顧氏臨曰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

春之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伏羲神農之曆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曆不可用於夏商之際○金氏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五年者為稍的堯之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問堯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與月令四仲昏旦中星不同何故潛室陳氏曰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星之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為候故堯典之所指即謂昏中也其以鳥言者是以四象言也其以星火言者是以星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則為十二辰耳然堯典

但提其大綱若曆家則轉加密矣故月令析為十二三統析為二十四氣且兼旦中而言則愈析愈密固不厭析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其度而得一謂零散數也其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又奇一度置周不數而獨數其奇故謂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王衡窺之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氣在曆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曆法不同大抵較疎密耳○新安陳氏曰顧氏此條當與訂傳歲差之說參看耳訂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為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曆以與天合哉既當隨時脩改以與天合則執經勝泥以求與古合決所不可也○臨川吳氏曰乃命總命羲和也就羲和之內分別之羲掌

春夏和掌秋冬故言分命又就羲之內和之內重分之既命其仲復命其叔故言申命堯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入而其要在於度日景日晷驗初昏中星以定二分二至而已蓋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

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

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
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
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
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
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亦只左旋但
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常差過一度日月違天而退日是一日退一度月退十三度有奇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了五日四分日之一又除小
月計六日所以置閏所餘六日為氣盈所少六日為朔虛○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今
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
也○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甚麽人去量来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

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問周天之度是
自然之度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
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日一周只將
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處明天
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天
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
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
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
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
度爾○伯靜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
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
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
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若
以天為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
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禮記月令疏指其
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
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而今若就天
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著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大虛空裏著去大虛空裏看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衮動著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

與日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
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
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
遲月行速○曆家只筭所退之度却云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
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横渠云天左
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
諸家是如此說横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
看來横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
只載舊說或問此亦易見且以一大輪在外
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緩雖
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曰若是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作順字進字
皆著改作退字○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
如月曰正是月遲又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有奇如何却是遲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
數天至健故日行常少及他一度月又遲故
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日一
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問如此則當日比

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
日曆家若如此說則筭著那相去處度數多
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聞季通云西域
有九執曆却是順筭又云便是那這箇物事
難說曆家自有一種言語○問曆法何以推
月之大小日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
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中
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
置閏○孔氏曰匝四時曰朞未盈三歲足得
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
曆象○唐孔氏日四分日之一八六日內舉
全數言之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
七為每歲之實餘正十一日弱也○毅齋沈
氏曰天行速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
一期月天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二度有奇退而成
與日會以成一月○吳氏亨壽曰歲無定日
閏有定法朞閏歲三字為此一節之大要朞
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
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蘇氏

日有六旬有六日有讀爲又古有又通○陳
氏普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周而
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
天之過過也而爲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
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曆家謂
日月皆右旋以此天蓋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
月之退爲右旋以背而爲西也然首不計天
之進則是四時昏旦中星常不移矣無是理
也文公以爲横渠首發之蓋隋書之說略後
人未有述之而横渠首得其說爾積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
進初退之地而爲一年寒暑四時更迭代謝
生成歛散皆於是而周夫天者氣數之始
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天一日之進退遂
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
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而凡天之東西南北縱横參伍與夫星
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
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
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横南北

皆以其度為數見日者數之本日數既定而在天在地無非其度也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註十月之交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其不及天日之度於日之不及天既多十餘倍則其與天日會者自速十餘倍此日之所以歲周而月之所以月周也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其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天以日為天故日與天會而為歲功月於氣無與故其與天會者一無所用而僅以與日會者紀乎二十四氣之行日月每三十餘會而一閏兩閏之中謂十五十六會也但以晦朔弦望為度則漸違乎氣以晦朔弦望為度而閏以追之則雖暫違而常扳以及之日月一會二十九日半有奇二氣之日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則中

氣必出一會之外入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月之中於此置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之用之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望後半月起後月終前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起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月農桑之候常不失序而人與天常不相違矣十九年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五會與天日一十九會平等而無少不及故為一章也○金氏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氣盈而失閏則立春為正月一日驚蟄為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為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合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而失閏則只以三箇月為春三箇月為夏又兩箇三月為秋為冬隨十二月而為一歲累累皆然而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即及一月便合置閏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箇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亦閏三十二箇月者亦有之閏所以消其盈而

息其虛也大略經三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差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為閏焉○新安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零外其零一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日之一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筭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

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
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
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
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
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
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
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
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
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
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
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
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茲其為萬世不能易之
妙法歟○林氏曰二十七章為一會五百一
十三年三會為一統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
十九年三統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章
統會元運於無窮○呂氏曰釐工熙績二句
乃史紀堯因治曆明時而致正官立治之力
非堯言也○董氏鼎曰日月曐乎天宜皆隨
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
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月五星不相及耳然

二十八宿亦星也何以與天並行而日月五星獨不能並行也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行也是以謂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而列四時無非順天而成造化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爲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蔡氏書傳曰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而語錄中載朱子引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星辰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詩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歩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

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其次舍雖逆其趨向則順自天度考之雖成右轉自地面觀之仍是左旋明於天於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矣又按論語或問乃朱子未定之書而語錄中又謂日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則蔡傳亦無可疑○陳氏雅言曰閏之為閏雖非天道之所有而亦人時之所不可無使天與日月之行氣朔之有餘不足而不置閏以歸之則時且不定歲且不成何以示信於下使及時趨事乎然則閏之有係於天時人事如此治曆者庸可不盡心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

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

禪位說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問朱先稱啓明後又說他嚚訟恐不相協曰便是驩兜以白為黑以非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嶢崎且說兩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健訟不解惟其是啓明後方解嚚訟○堯問疇咨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為惡之人此直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呂氏曰君子因啓明以為善小人因啓明以為惡○新安陳氏曰溺愛者不明堯深知子之惡至明也史記載堯云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

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朱子曰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方鳩僝功語未可曉此篇出於伏生便有此等處亦未灼然知僝功為見功亦且依古註說○孔氏曰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新安陳氏曰兜共四凶之二同惡相濟歟為欺罔堯已獨其姦未及誅之二耳舜既受禪長惡不悛故罪之○象山陸氏曰堯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跡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

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

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

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朱子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問堯既知鯀如何猶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狠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郍璫所以楚辭說鯀婞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壞了處弄了八九年無收殺了故舜殛之○异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呂氏曰鯀非無治水之才其方命圮族乃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其所無事必矣惟欽字一可治鯀之病鯀不能用也堯時

天下皆君子惟此二人與衆異爲小人故書之乃春秋常事不書之意○陳氏大猷曰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鯀非無功但不成爾於人所共賢而賢之易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三人當時所賢堯獨察其不然此可見堯之知人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

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毋舜後母

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

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朱子曰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況上古人壽長傳數世之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呂氏曰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詩曰烝之浮浮如甑之炊物薪然不繼則氣息不騰烝烝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既不歇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象之間彼為惡之力日月不已苟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為惡矣蓋為善為惡各有力量力者勝此烝烝

不格姦之意○曾氏鞏曰烝如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也○問舜之能使瞽叟之不格姦何哉潛室陳氏曰使不格姦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使父子如初耳非謂能移其氣性使作聖賢○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乃史官之辭言堯以女下嫁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辭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來說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以二女妻舜以治家觀治國○唐孔氏曰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孫氏曰刑謂以身儀之與詩刑于寡妻之刑同○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是治天下觀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地志河東郡青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曰嬀下北流者曰汭二水異泉而合流出西注于嬀○陳氏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間而盡其道固難使二女處焉而亦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已同德安能如此二女亦舜之儔也歟○武夷熊氏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堯典是第一篇書以前更有文字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創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讀書者不可不熟玩而深求也此一篇當作五截看首至黎民於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於此自羲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之理會天道一截自疇咨若時至象恭此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一

截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績用弗成此第四節是理會地道一截又自帝曰咨四岳至欽哉此第五節是言禪讓之事人君之職以用人為重以知人為難一咨若時而得丹朱之頑再咨若采而得共工之靜言庸違三咨治水而得鯀之方命圮族直至咨四岳舉舜為天下得人命益命稷命禹命皐陶皆是舉舜以後事人君以一身出而為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為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裁成之道以立人極之則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舜典言攝位亦是此三事首言璿璣玉衡是理會天道次言朝覲巡狩是理會人道次言封山濬川是理會地道此後不過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而已此外無餘事也蓋人君職分之大綱不過如此○董氏鼎曰帝堯為五帝之盛帝堯典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脩齊治平一也治曆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

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脩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曆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而不溺於親愛之子不遺於踈賤之舜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啓其端焉讀是書者宜亦曰毋不敬○范陽張氏曰一吁一俞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放齊舉丹朱堯曰吁驩兜舉共工堯亦曰吁使堯於此時而俞之則小人得志必將召禍而起亂矣師錫虞舜堯曰俞舉伯禹舜亦曰俞使堯舜於此時而吁之則僉君子之道消矣將何以致唐虞之治乎惟可吁則吁之故一吁而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一俞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為堯舜之盛也學者於此二字當熟味之然後知聖人一吁一俞非偶然也○魯齋許氏曰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

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天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命羲和只是如此四岳謂流子朱啓明帝謂嚚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丹朱必俊辨共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只是俊辨材幹便是人才堯不如此却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之法也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之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處順天命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

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
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
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
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
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
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
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
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
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

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朱子曰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程子曰舜典篇末載舜死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朱子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此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

接起愼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王氏曰休曰濬哲繼以文明若曰濬哲而不文明則若深藏智巧者豈聖人之深智温恭繼以允塞若曰温恭而不允塞則若徒事外貌者豈聖人之温恭○程子曰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斐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温良恭儉讓譬論王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温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爲實矣○陳氏經曰重華協帝此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約而同自內形之外則濬哲之斐乃所以爲文明由外本乎內則温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新安陳氏曰堯德光華舜德之光華與之重故曰重華舜繼堯曰重華如武繼文曰重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盛德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於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曰章同意又按允塞當從信實之說然孔氏謂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

蓋如孟子則塞于天地之間與格于上下同意○陳氏雅言曰堯有是德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夫是之謂重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夫是之謂協此其德之發於外者無不同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賔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叙以時而叙左氏所謂無廢

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
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
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
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
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
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
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
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
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

近之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朱子曰若爲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爲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若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是好○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從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迷二字說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夏氏曰五典之屬即命以位之事○王氏曰○大麓泰山之麓也後世封禪之說傳會於此○董氏鼎曰此一節與堯典以親九族而九族睦至協和萬邦而民時雍語意氣象相似分明上句是感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呂氏曰此處與堯以親至時雍同有夫子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之意○陳氏雅言曰聖德及人而人化之聖德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聖人不能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朱子曰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呂氏曰敷言試功此

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歷試以事必嘗敷陳以言故堯於此美其言與實相稱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唐孔氏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廟也○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呂氏曰堯已為天下得人則堯之責塞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董氏鼎曰堯老舜攝堯之為帝自若也而遜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為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

今告祖以受其終此爲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横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

夜三曰渾天宣夜絶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

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度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

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

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

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

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今
大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
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
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
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朱子曰孔註謂舜察
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
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
理會去○書疏載在璿璣玉衡處先說箇天
今人讀著亦無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
亦可以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
疾徐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
○一日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
善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
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
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

紐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林氏曰璣衡以步七政之軌度時數兩不差焉故曰以齊日月五星在天有常度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故曰七政○西山真氏曰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陳氏經曰七者在天之政也君為天與日月星辰之主君有缺政則日月薄食星辰變動安得而齊意與欽若曆象同○唐孔氏曰璣衡俱飾以玉史之立文猶左氏璿弁玉纓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髀股也股者表也其法始於庖羲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蔡邕云即蓋天也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太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宋太史丞錢樂

鑄銅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器遷長安○陳氏雅言曰璣衡者在器之天也七政者在天之天也在天之天不可得而見在器之天所可得而窮何莫非聖人心術淵源之所寓精神流通之所及豈可以淺窺哉與堯之欽若一心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

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問六宗曰古註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爲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則皆順又問五峯取張髦之說如何曰非惟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鄭氏

曰泰昭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讀為禳祈郤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為禜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之○蘇氏曰晉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矣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會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禮爾考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義疏也○陳氏雅言曰此史臣紀舜告攝位之事先上帝而后六宗次山川而后羣神此一定之叙也祭上帝曰類六宗曰禋山川曰望羣神曰徧此一定之名也其叙秩然而不可亂其名截然而不可易此史臣紀載之書法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
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
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
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
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
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既盡
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
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

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朱子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頒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陳氏曰瑞玉堯所賜也舜

歛而復班之使是王也在堯則爲堯賜在舜則爲舜賜矣○陳氏雅言曰輯瑞於攝位之初者將以驗其信否而盡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覲之後者所以與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義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

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黄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黄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

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
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
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
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
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
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
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
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
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

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
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
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
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
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
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
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
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
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
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

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問建牧立伯小大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為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朱子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

遺未也○巡守亦非舜創立此制蓋亦循襲
将来故黄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註家以至岱宗柴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
山川為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
云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
同其時月日爾非謂作暦也每遇巡守凡事
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舊
說皆云如五器謂即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既
輯之至此禮既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
恐書之顛倒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
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凶禮之器即是衰絰之
類軍禮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禮之器即是
簠簋之類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
下禮器皆歸于一○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為
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段
疑有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
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
歸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

復前說班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又曰辛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為復也○問舜之巡守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又云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林氏曰律之十二又生於曆之十二前律曆志云推曆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謂之修○陳氏經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夏氏曰以物言則曰物以寶言則曰瑞以形言則曰器○鄭氏曰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孔氏曰器謂圭璧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陳氏曰此言復後言歸復自方岳返也歸至帝都也春秋書公子遂如晉至黃乃復書自彼返也又書季子来歸書至國都也○陳氏經日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呂氏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也○林氏曰胡旦疑一歲不能周萬五千里此不然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呂氏曰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内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説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

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朱子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則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一則巡守去回禮一番○問五載一巡守還是一年徧歷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恐亦不能徧問古之巡守不至如後世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曰春秋之時與茅茨土階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為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孔氏曰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諸侯來朝于京師以庸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又如采菽詩云

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皆庸以車服之證也○陳氏雅言曰五載之內天子各以其時而巡守于四岳諸侯各以其年而朝于京師此上下相交之禮也古之君臣情通政治其以此夫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

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幷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叙也朱子曰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此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為幽幷二

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為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為幷州北為幽州青州又在帝州之東分其東北為營州○蔡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幷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幷作九州○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孫炎以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是殷制○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終舜之世分九州為十二州可見矣又曰禹又幷為九州有左傳可證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龜山楊氏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強為之說○劉氏貞曰帝都冀州冀州北接北狄而其域大於九州分冀為幽幷以此二州捍狄使不得接畿甸所以壯帝畿之翼衛而禦外夷之輕侮也○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分九州為十二州○呂氏曰禹治水嘗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也川不言十二川無大小皆濬也○

陳氏雅言曰肇十有二州者定疆理之制也封十有二山者表州域之鎮也濬川者防壅塞之患也蓋洪水既平州之九者分為十二也山之封者奠為十二也州十有二山亦如之至於川之濬者則不可以數拘焉川之大者濬之川之小者亦濬之不以小而不濬也夫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察其幾山之表識無待於致詳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略此史臣書法所以異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

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

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
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
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
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
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
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
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
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
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

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朱子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

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
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
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
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
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
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
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
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
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
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
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況
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
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
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
於前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
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
斬也凡人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
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流宥五刑者其
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

全其支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
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
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
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
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
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如習射習藝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
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
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
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
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
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
刑贖刑所以寛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
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秒忽
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之聖
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
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
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以
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

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彼害者何其大不幸
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
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
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聖人之心未感
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
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
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
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
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
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
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
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
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
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
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
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
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
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
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

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

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
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
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
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
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嘗有如是
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人被酷者銜冤負痛
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
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
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
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
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
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
而又得使還鄉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
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
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
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
雖刑之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
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
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

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

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吾又安敢輕信其言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問象以典刑如何

為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為五刑之狀亦可○象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為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今之律令謂法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生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陳氏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之於怠慢不恤則或失之於慘刻二者

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此傳所謂欽恤之心未始不行乎其間者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

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朱子曰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澧州慈利縣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此等隔絕遙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便受折

難○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以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别故書稱三載底可績○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孫氏覺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林氏曰殛鯀竄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巡守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于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在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

新安胡氏曰觀此在帝乃殂落之前則可見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

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

年朱子曰林少潁解殂落云魂殂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圻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王氏炎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朱子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

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

否朱子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唐孔氏曰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達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聞見之○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覲岳牧初即位則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新安陳氏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闢四方之門廣視聽於四方者咨詢之闢四門有以天下為一家之氣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為一身之精神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

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
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
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
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
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
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惡也凡此五者處
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
亦相率而服從矣朱子曰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柰何得他
使之帖服之意○孔氏曰所重在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言當安遠乃能安近○陳氏
曰能者馴服其教化之意○新安陳氏曰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舉而外

夷服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

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
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
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録其舊
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
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
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
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
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
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
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

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朱子曰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林氏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踐阼令皆成王之命也後世尚有言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及周公負黼扆以朝諸侯者○呂氏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陳氏曰舜豈不知禹必詢于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唐孔氏曰伯爵也禹代父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故稱伯禹○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唐孔氏曰黎民阻飢謂往者洪水時○張氏曰棄以名命之稷以官稱之○唐孔氏曰稷五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孔氏曰播百穀美其前功以勉之○葉氏曰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呂氏曰阻飢猶夏當時豈有此事然尚憂此所以為唐虞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

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敬敷五教在寛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古人為政一本於寛竊謂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須如是一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寛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不蒙其恵反受其殃矣○今人說寛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壊了這箇寛字○敬敷五教在寛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寛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禮樂所以成教

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略之意可見○唐氏曰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序也○成四百家曰不親由於不遜○陳氏大猷曰以敬為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寬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於縱弛也○新安陳氏曰施教之道敬寬二字不可闕一○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舜此二義上以堯之匡直自得為法下可以為萬世法○陳氏雅言曰敷教之道必主於敬而尤在於寬敬以處己則人不敢慢寬以待人則人易於從二者不可偏廢苟一於敬則或失於急迫一於寬則或失於縱弛皆所不可史臣紀舜歷試諸難之事曰慎徽五典慎有敬敷之意徽有在寬之意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聖人之言辭簡而意盡於此可見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
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刼人曰寇
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士理官也服
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
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
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
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
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
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

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朱子曰也不專指此但官為此而設○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耳○王氏十朋曰命皋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陳氏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用刑在惟明可知矣居刑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故戒以惟明克允○夏氏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寛命

皐陶教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孫氏曰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復齋董氏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然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未嘗用皐陶則兵刑非兼掌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

思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張氏曰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新安陳氏曰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咸精其能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比哉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
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
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
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
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朱子曰孟
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之作
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孔氏曰若謂順施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張氏
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為之厲禁獺祭魚然後漁人入
澤梁與夫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故獸魚咸若所以為夏后鹿濯魚躍所
以為文王然至於禽獸繁殖則有益之烈而焚有周公之驅而寧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

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姑息為若哉○呂氏曰君為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新安陳氏曰所以盡人之性亦必盡物之性也○林氏曰益向雖掌火烈山澤特為禹之佐至此方正為虞○曾氏曰周禮有山虞澤虞等益蓋為衆虞之長耳○陳氏大猷曰餘官有教戒之辭山虞獨無者若字已該之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

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朱子曰惟寅故直惟直故清○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問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陳氏經曰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此時之心卽天神地祇人鬼之心○陳氏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

於神明之本也敬則能直內直內則清明在躬敬其本而直請其效也禮敬而已矣既戒以寅猶勉以欽丁寧至矣○陳氏雅言曰夫事神之道必在於敬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直則此心虛明無少雜亂而能清夫然後可以感通神明而盡事親之道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

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

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

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複見於此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

者專為剛簡兩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立言之意自可見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着人聲自然故晋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饗時事又是一節○直而溫只是說所教冑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冑子上都無益了○古人以樂教冑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則大蔟為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之說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

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起得人○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永言以律和聲之高下○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相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音律如尖塔樣濶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大濁羽以上則大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問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大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變

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鍾為變宮特黃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做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為妙○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蔟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聲則

四寸半○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禮記註疏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入得樂○因論律呂日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之管最長應鍾之管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凌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為臣凌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為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問后夔典樂四語與臯陶九德旨意如何潛室陳氏曰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若臯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寬而又栗柔而又立者然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以樂德教之曰中和祗庸孝友復以樂語教之曰興道風頌言語而尤以樂舞

教之以律同聲音大合樂正自夔所職充廣之○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止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夏氏曰直溫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林氏曰作樂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所以生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形之於樂洪纖高下不可無法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是也○陳氏經曰直溫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陳氏大猷曰以是為教宜乎直寬可使溫栗剛簡可使無虐傲皆協于中德而不偏不過焉諧是衆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薛氏曰翕如純如八音克諧之謂也皦如無相奪倫之謂也○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胄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正謂此也直寬剛三句易看簡略不煩者多至傲忽以常情驗之

可見聲依永律和聲最難解歌永言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依傍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聲也黄鍾為宮則聲某為商某為角及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今為一說以明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是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黄鍾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大蔟為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不齊矣大蔟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做此以至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黄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為宮商角徵羽假令黄鍾為宮則相去一律而大蔟為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二律而

林鍾為徵又相去一律而南呂為羽羽距黃鍾之宮又相去二律焉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角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詳見律曆志律呂新書等此難盡具禮運旋相為宮謂十二律迴還迭相為宮也樂之功用能感神人之和如此則其教胄子而陶寫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蓋可想也夔曰於以下為益稷錯簡無疑○節初齋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禮者兩儀對待之體而樂者一氣流行之用也故禮常節樂常和禮常嚴樂常泰禮常辨異樂常統同聖人以其分殊者制禮而使人心之不流又以其理一者作樂而使人心之不離其本是豈可以鍾鼓玉帛視之哉學者當知其本○陳氏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将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教之之道莫大於成其

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内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朱子曰殄行是傷人

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又民殄殲乃辭皆傷殘之義○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内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矣○今新安陳氏曰自孔註出納朕命以為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蔡傳又分二令政教敷奏復逆以配出納然終於朕命二字久通切意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如後世批勅審覆之官庶於出納朕命文義明順也○新安胡氏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信尚何憂讒說之得入哉○陳氏經曰讒人無世無之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猶所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為治之末故次

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答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

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汜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汜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

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朱子曰稷契皐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他掌教掌刑掌禮樂這便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益之類便皆是做麤嗇底聖人所以只教他治山虞治工之屬便是他只會做這般事○孔氏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陳氏大猷日皆當敬以趍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為天下之事則一故提其綱而總戒之○新安陳氏曰益之嘉言見於書者甚多禹皐陶之亞也觀禹薦益可見矣朱子謂益只做得麤嗇底事聖人固隨才授官然隆古之才何施不可此語疑錄者之誤○陳氏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敘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

事之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

其負固不服作臣作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過絶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唐孔氏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陳氏大猷曰人情太寛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臨川吳氏曰帝既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績黜陟之法于後而并及其效如此且於堯舜二帝在位之事皆以庶績咸熙四字終之辭雖簡而所該大矣○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而始薦禹自代令書

所載自初年咨命羣臣之外惟有考績分北二條其他無事可見夫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朱子曰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所為徽以書稽之猶信○夏氏曰分北三苗不與上文相連不可曲為之說北只音如字三苗國在南遷之於北如周遷頑民之類○王氏曰分北三苗黜幽也然止於三苗黜者寡矣○董氏鼎曰分北只是分別義故文兩相背天地之氣始於北而終於北北者陰陽之別也○臨川吳氏曰三苗之君前既竄於三危而三苗之民尚居故地頑而習惡治水之役違拒上命羣類衆多終必為亂故還從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陳氏雅言曰聖人立事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使徒考績於三載而不俟黜陟於九載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於三考而不先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縱矣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絶耳方猶云祖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祖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

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塚云朱子曰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註點自好○孔氏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為一百一十年○臨川吳氏曰舜以服堯喪畢之明年正踐位而此五十載數自堯崩之明年始何也蓋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為天子而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為舜元年如漢王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天下無君漢王雖未稱皇帝而紀年則當屬之漢故始自入關之年為漢元年也○涑水司馬氏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迨迨渡湘水○新

安陳氏曰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序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可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為故終身可恭已而無為也陟方猶云升天一方○武夷熊氏曰舜典理會天道人道地道外此後言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為法讀二典者當識此大意而後可以論堯舜之治矣○五峯胡氏曰愚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戎狄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

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羣論滅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蠧民財乃細事耳為政者恬不以為慮中華無人可悲之甚矣○董氏鼎曰舜重華協于帝與堯本無優劣而夫子稱大哉堯之為君哉舜也尚不無異於一字之間何也堯為治無跡蕩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若無為故謂之君今讀舜典一篇可見矣自慎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先為司徒次為百揆次為四岳未為君之時也自受終文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之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之事亦未為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即帝位方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爾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若不與豈非得為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得之

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
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
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
哉叢脞惰墮舜無是事而皐陶
猶有是戒為君者可以監矣

書傳大全卷之一

書傳